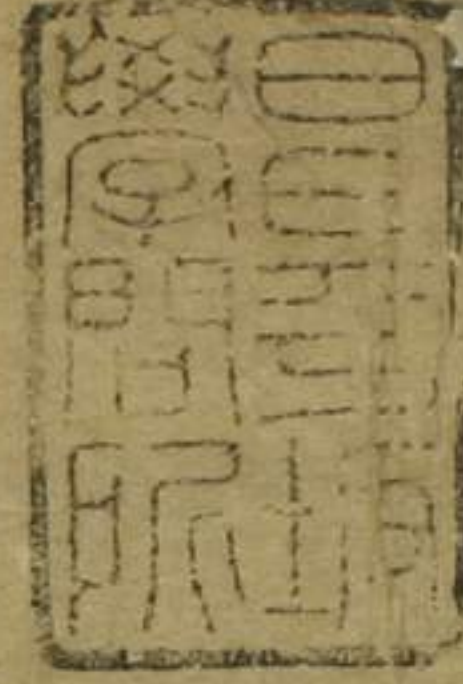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鑒

廿八之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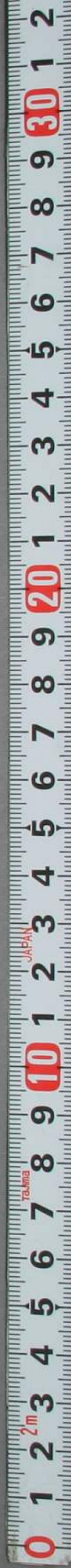
宋

英宗 仁宗



十

特別
U8
3719
10



3719
10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八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三月癸巳劉

不察州縣
必有以賑
飢為自賑
者

此名也顧
其實何如

虞非其地

沈卒沈字冲之永新人以進士起家挾貴妃進至相
位 乙未歲星書見壬子以蝗澇相仍敕諸路賑飢
仍察州縣不稱職者 夏四月程戡罷以孫抃為樞
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
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
罷為羣牧制置使 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議均稅
五月丁酉詔三司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以
寬民力 巳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
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

治一縣未
嘗不良但
不宜概之
天下故文
章可吝也
政事一不
察必有操
刀殺人者
矣
不次進用
此用人太
銳之始老
臣何亦為
是言
安石非借
廉退作題
自其性本
潔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
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
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
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為諫官
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為
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
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
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
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

變法之始

最不是此
明開明爭

韓歐陽文
司馬周程
人才何如
出言太橫
憤

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

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戒告訐

宋士堯

新唐書成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事不關政體者秋七月癸巳邕州言交趾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歿之詔發諸州兵討捕戊戌歐陽修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

宋祁

曾公亮

樞密使以張昇孫抃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庚戌詔中書門下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辯激巧偽者放黜之 八月壬申詔求逸書 九月己丑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蠶成繭被于原野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庠再登用浮沉固寵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游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 以曾公亮為

宋庠不終

百歲以上為官亦異數

為大臣母喪罷宴

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鼎為樞密副使以薛向為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 十二月辛巳以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補州助教 六年春正月乙未許兩制與臺諫相見 二月乙丑詔良民子弟為人誘隸軍籍者許訴還之 三月己亥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庚辰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

勿請諡遂
成大臣套
倚

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以包拯為樞
密副使五月丙戌詔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
丁酉宋祁卒祁字子京安陸人庠之弟也祁舉進士
歷官龍圖閣學士遷左承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四
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且曰吾學不名家文章
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
受贈典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乃諡景文六
月壬子朔日食司夫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用
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
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

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
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
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
之壬申歲星晝見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
首言臣嘗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
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
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
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
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
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通鑑卷三十八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直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能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

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

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
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
慎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
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
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
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
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言
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
其三下樞密院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
政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

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
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
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
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
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
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
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
爲子孫萬世如太山之不可搖也于是有驕惰之情

通鑑卷之二十八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後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
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
也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
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
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
疆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
暇無災異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網繆
牖戶者修教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
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其言卑辭啓僥
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

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
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
矣五曰務寬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
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
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
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才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
實也選勇果習戰鬥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
盛美無益也又言故事凡臣寮上殿奏事悉屏左右
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

通鑑卷三十一
 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
 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
 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賞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
 拜之則避于室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
 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七
 月丙戌詔賑恤淮南江浙水災 癸巳詔曰臺諫為
 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
 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飭百工務敦實行循而弗
 改者絀之 八月丁丑詔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

其賢否比今有司詳定厥制其各務祇新書核事實
 以稱朕意仍令考校轉運提刑課績院以新條日施
 行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
 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
 詳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
 世變殊哉殆不得久于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
 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遠
 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
 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
 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

再任

再任。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為劍南西川節度。庚子以韓琦為昭文館大學士。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能顧惜大體。時羣臣方建利害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

宿恨新進喜事而執之太過

語雖激而亦有理然朝際不可解矣

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冬十月壬辰，起復宋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

英宗

通鑑卷二十八
三王自臣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拔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一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一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宋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宋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宋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

林亦不苟

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十二月丙戌復豐州。以周敦頤為國子博士通判虔州。時趙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為。乃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郊

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制。二月己卯朔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民之不能葬者。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鼎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夏四月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稱宣徽南院使詔戒之曰：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為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乃竊署重爵。以奉幣于朝。方邊吏拒還。

包公所宜
稱恐不止
此諸蠻夷
皆願賜姓
包亦奇事

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儗。五月戊午太白晝見。庚午樞密副使包拯卒。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以親老侍養。不仕者十年。起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僅足貢數。秩滿不持。

立皇子

樂

一視歸及知諫院知開封剛毅之操神明之政為世
 名臣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八月己卯立宋實為皇
 子賜名曙 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隸于太常翰林
 學士王珪言管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
 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
 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
 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
 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啟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
 顧豈容有缺邪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曼擊是祝啟之

裴煜

議忌日祀
樂

用既云下而擊鼓知鳴球與祝啟之在堂故傳曰堂
 上堂下各有祝啟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
 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
 祝啟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
 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
 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
 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
 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
 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
 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

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稱
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
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
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
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太祭有三殆謂此
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
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
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
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
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

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
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
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
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
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于廟則樂可不作
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
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
鉅鹿郡公宋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
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
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

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宋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宋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宋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宋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二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

厨而巳中外相賀冬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監直講不至烈候官人學行端飭動遵古禮篤於孝友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常數百人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十二月丙申帝幸寶文閣為飛白書

仁宗正其
終英宗正
始諸大臣
之功亦復
不淺

分賜從臣作觀書詩命韓琦等屬和遂宴群玉殿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
寧殿之西閣 三月丙午龐籍卒年七十六籍子醇
之單州武城人舉進士及第為杭州司理參軍歷官
宰相明知果決精於法令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
嚴士卒畏之謚莊敏 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
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于是皇
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
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
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

不可乃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
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固猶以為廣何以
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帶衾裯多用繒絕嘗中夜
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成賊物命以
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
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
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
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
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

此至疑止

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至于仁誠無愧焉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賢太后

乙亥帝不豫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蕭然 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五月戊午以富弼為樞密使 調程顥為江寧上元

高皇后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三十三

循良

主簿值令缺顯攝邑畫法均田稅盛夏塘隄大決法
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
作顯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
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
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
顯察其由益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
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顯白漕司給米貯營中
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茅山龍池有蜴蜥五色而
文祥符中使使取至途中使奏云飛空而去遂嚴奉

以為神顯至捕而脯之羣疑始釋見人持竿道旁以
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
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
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
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
兩宮開陳太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
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
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
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
著于天下管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

調和兩宮
太后固賢
后也不得
專美臣子

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

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癸亥歲星晝見。契丹耶

律重元反，兵敗自殺。初，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覲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扈從

契丹耶律仁先

契丹蕭塔刺

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在先
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
抵扭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
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
侍渤海阿廝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
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
誰從我胡覩曰第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
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
重元僭位以胡覩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
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在先俟賊氣

劉敞

沮背營而陣乘便奪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
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
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在左手曰平亂皆卿之
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 八月癸
巳以生日為壽聖節 九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神
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在宗辛亥子仲鍼進封淮陽
郡王改名頊 冬十月甲午葬在宗于永昭陵 十
二月巳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
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
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

棟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戊午二月三日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九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英宗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收元戊戌太白晝見 三月辛酉雨土 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 五月己亥濬五股河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二十里東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贄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

太后撤簾亦自快矣善則歸君讀史詳之○使史臣有識當書太后即命撤簾則于古信史君臣母子兩

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戊申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

無憾矣看後日弼不平琦語之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豈可顯言衆更信

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益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變曾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巳未熒惑犯太微上將 閏月戊辰輔臣進爵一等 六月巳亥增宗室教授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

為皇子宮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諂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佞邪諂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瑱為潁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辛

酉太白晝見，壬戌歲星晝見。癸亥余靖卒，靖字安道，曲江人，舉進士為贛縣尉。官至尚書左丞，為人質直剛勁，治歷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卒年六十五，謚曰襄。秋八月甲寅，太白入太微垣。丙辰，內侍都知任守忠竄。初，童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

趙瞻

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以趙瞻為侍御史，瞻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空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

傅堯俞

日開經筵

左右史

韓維

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帝稱善久之。以傅堯俞為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太忠太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深然之。九月，詔日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出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左右史闕，帝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韓維對，遂除維同修起居注。邇英進講，帝初免喪。

通鑑卷之二十九
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親近儒臣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丁卯，復武舉。冬十月丙申，詔中外近臣監司舉治行素著可備升擢者。十一月乙亥，刺陝西民為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

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二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

既不便豈
有先刺之
理

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

戰鬪官中旣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

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

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及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籍强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歿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于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十二月。果奎以父喪去。王疇爲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初。唃廝囉娶李立

遵女生瞎龜及磨龜角又娶喬氏生董龜李氏寵衰
斥為尼于鄆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
竊母奔宗哥城唵斯囉不能制磨龜角因撫有其衆
寶元中磨龜角歿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
弱不能守乃復屬唵斯囉瞎龜仍居龕谷而歿二子
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龜與母
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
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唵斯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
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

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
唐舉兵不利未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
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
專制閩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以胡
宿為給事中時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事宿
言于帝曰憂患之來多藏于隱微而生于所忽自滋
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
通好六十餘年內外無患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
近來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移文足以辨
詰何至于興甲兵哉今摺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

主吏自職
辨詰縉紳
自議恢疆
何妨

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祖宗之約以惠
養元元天下幸甚

二年春正月甲戌賑蔡州 契丹立梁王濬為太子

罷蔡襄

二月甲辰大風晝冥 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

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

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

知杭州 三月己巳判司天監周琮等上所造明天

議禮

曆 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初知諫
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
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此論口不
可少非天
子不議禮
執幾何古
典不得凡
為臣子先
顧君父之
所安即是
萬世之所
安但宜酌
情禮不至
太過甚耳
有不推
尊者有推
尊者此處
便有斟酌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

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

議漢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

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

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

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

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
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
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
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
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
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
具以光手彙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
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
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

歐陽公豈
有諛士之
念亦發于
公心只當
公議熟商
一動於氣
斯下矣

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
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
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
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 五月癸
亥詔以綜核名實勵臣下 以陳旭爲樞密副使詔
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
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母師於義未安故有是
詔 六月巳酉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王典
禮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集議不一權宜罷
之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 詔遣官與契丹定

天子虛心
議禮

定疆界

疆界

秋七月癸亥甯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

大臣不和

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
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
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
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
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
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
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
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
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

歐陽公議
孔不為官
卑不為名
高諸君子
委曲斟酌
自端至當
乃至紛紛
以去而公

州 戊寅賈昌朝卒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
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進士除常州晉陵縣主
簿歷侍從多得名譽及為相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
庚辰張昇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
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
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
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
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
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
呂公弼為樞密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

亦誤用蔣
之奇豈不
可惜
須知臣子
無一事可
以居功者
居功即鄙
夫

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彥博，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詔。是月詔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百八十人。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司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生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

永災

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為沴，乃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與將天下刑獄，滯冤賦繇，煩苦民有愁歎，亡聊之聲，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焦思，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

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協德交修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于深淵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歿於歷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

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人離間兩宮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誠有不慈陛下爲人子安可遂生忿恨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

蔽陛下當察其是非。今乃一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它人所言為是乎。此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帝嘉納之。

九月壬戌。雨。罷太宴。壬午。太白犯南斗。唐州太守

趙尚寬

趙尚寬歲滿當遷。帝嘉其在任。與輯勸課。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

循良

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冬十月乙

巳。雨。木冰。十一月。吐蕃。噶斯囉。歿。以其子董龜為

保順節度使。十二月辛亥。太白晝見。以王回為

王回

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字深父。侯

官人舉進士。初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

友文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

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

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

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

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

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

繇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世治

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

此語亦有疵

通鑑卷三十九
自全。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若朋友則親非天性合。非人情從。非衆心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居潁川。久之。不肯仕。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在廷多薦者。竟厄于數君子。惜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戊午二月九日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

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英宗二

詞臣失體

治平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
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
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修為帝
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為之
也 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己卯温州火焚官民

以議禮求
去非也以
議禮黜大
臣非也

居萬四千間歿者五千人 丁丑皇太后手詔下中
書門下宜如前代故事濮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
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濮王稱王夫人
並稱后以瑩為園即園立廟辛巳以王子宗懿為濮
國公主祠事壬午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議禮
黜先是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時范鎮尚為翰林
學士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
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呂誨范純仁呂大
防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
等遂劾韓琦專權導諛附會邪議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太宗又劾歐陽修首開邪議妄
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而曾公亮趙鼎同聲附和以
希執政乞皆貶黜時中書亦上言皇伯無稽決不可
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
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
書然亦未即下詔也至是以皇太后手詔眾論愈激
誨等又上言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
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謫於主上今復以移
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
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不報于是呂誨等繳

通鑑卷三十一
納御史勅告家居待罪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
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
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
久之乃出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三月庚申彗星晨見于
室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瞻時堯俞與瞻
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
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

此時韓歐
無不去之
理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誥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辛未以
黜呂誨等詔內外辛巳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彗于畢如月夏四月命龍圖閣學士司
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
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
芻采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
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因非愚臣所

劉恕
趙君錫

劉敞

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
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
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敞代之。辛丑宋庠卒庠
字公序舉進士第一。歷官平章樞密使先判州郡所
至以恬靜為治及再登用浮沉自愛卒年七十一謚
元憲。戊申蘇洵卒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
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
六年始復為文既乃與其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
為歐陽修所知自是蘇氏文章遂擅名于天下。庚
戌胡宿罷知杭州以郭逵同僉書樞密院事進少隸

蔡挺

趙明

張玉

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僉書樞密院事
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
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勛勞為天下所稱則可。
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夏人寇邊環慶經畧
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
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
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
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
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
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

陸誥

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
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誥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
敢狂悖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
宥州問故諫在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
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諫在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
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
琦曰諫在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
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誥策與琦合而諫在果歸款
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五月乙丑彗至張而沒戊
辰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

荐士

定制者付有司行之 呂公著知蔡州將行上言曰
伏見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
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
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
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
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詔宰臣
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
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
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

通鑑卷二十一
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
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
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
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
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
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
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
抱槩不為監 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
藩者至逵始以同僉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丁亥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 十二

立太子

月壬寅立子頊為皇太子太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
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
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
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
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
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
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
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謚曰憲

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鸞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蓋自爲皇子時而天下陰知其有君人之度矣即位而享年不永惜哉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

廣唐魏王泰窺覷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太子即位戊午大赦己未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丙寅復以吳奎爲樞密副使戊辰宰相韓琦曾公亮樞密使文彥博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判揚州富弼等進秩有差時琦爲首相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 二月乙酉立皇后向氏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爲穎王時納焉至是冊爲后庚寅以所生四月十日爲同天節辛卯白虹貫日壬辰詔公主下嫁者行見

向皇后

勇姑禮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
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
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
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爲令 三月
壬寅歐陽修罷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惟
蔣之奇小以修議爲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爲御史
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
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惟薄不根之論達于中丞彭
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
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

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癸酉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
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小人不得
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
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
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
馬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
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
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
卿能取進士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
謝罪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
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寇大順圍迫
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
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
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
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
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幸復願堅于永好苟奏
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
不亦休哉 庚子詔求直言 癸卯以王安石知江

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
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
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
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
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
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
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
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
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乙巳詔以
孟夏將至正值農勞之時令監司戒飭州縣省事勸

民力田 程顥為澤州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歿且有
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
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
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
主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
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
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邑者必告
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
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
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

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
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顥乃擇子弟之秀
者聚而教之尋為不變民欲辯訴者或不持牒徑至
庭下陳其情事顥從容告語民皆感服邑幾萬室先
時民憚差役役則相訴為讐顥盡知民產厚薄弟其
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
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顥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在
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無強盜及鬪歿者秩滿代者
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有此誠有
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

弗革者也。夏四月丙寅御史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當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爲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議調外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

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係四方觀聽舉動宜慎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禱雨。六月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徭役利病可議寬減者以聞乙亥詔中書樞密細務歸之有司。胡宿卒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歷官觀文殿學士致仕爲入內剛外和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篤行自勵雖貴顯常如布衣時。秋七月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巳巳京師地震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九月辛卯以富弼爲尚書左僕射戊戌以王安石爲翰林學

宇文之邵

罷韓琦

公亮不終

上辛丑罷首相韓琦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自御史
 中丞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觀以聞琦
 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
 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
 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
 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
 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
 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

確論

力事君歿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遂輟不為哉言者愧服 召知蔡州呂公著為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命修英宗實錄 吳奎罷知青
 州陳升之罷知越州升之舊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
 行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
 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趙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
 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
 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
 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棊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
 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

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癸卯復以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故罷光中丞仍還經幄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罷公著知開封府 冬十月丁未富弼罷判河陽已酉張方平以父喪罷方平所至有政績及與蘇洵游遂爲蘇軾所推讓但黨宰相賈昌朝參政陳執中中

罷公著

罷富弼

方平不終

丞王拱辰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諫官錢明逸輩以傾杜衍范仲淹併黜一時知名之士遂大失物望 帝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 甲寅預製資治通鑑序賜司馬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癸酉青澗守將種諤襲虜夏監軍寇名山遂復綏州寇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降于種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各山路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

種諤復綏州

諤亦任事

趙嵩

通鑑卷三十一
亦在見
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詭召諤問狀且
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
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詭不協力徙
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
名山不得已舉眾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
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詭初劾諤擅
與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
此始 种諤既受鬼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
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
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

經略陝西

嵩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
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
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
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
意妄作弃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陞辭曾公亮
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負政
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
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
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
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弃樞密以初議

恒獄

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
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丙寅詔州縣吏並
緣為姦致獄多瘐歿歲終會歿者多寡以制其罪著
為令 是月郭逵訶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
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銅崇貴等以獻 杜鵑鳴于洛
陽邵雍散步天津橋聞之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春秋書六
鷓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天下自此多事矣 孫
沔卒沔字无規會稽人舉進士歷禮部侍郎跌蕩不

守士節歐陽修薦之謂其有邊才云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戊午二月廿二日點了

林學士

道春氏

